

上

卷四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之名也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也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徒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
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四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39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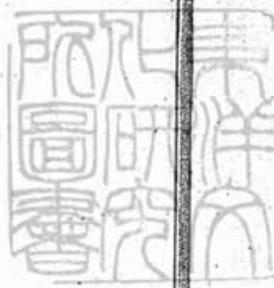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洋文化研究所
3038
No.

OE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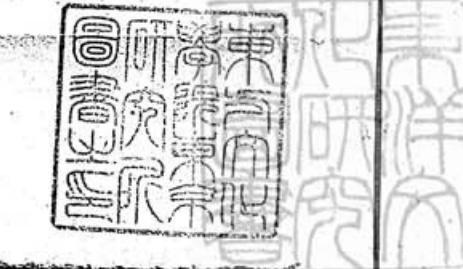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

四章一章言民和爲貴二章言入君以尊德樂義爲
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
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入
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
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
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詣其上十章言君子正
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
安賢智能够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
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

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他此下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枝于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蜀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

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

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伏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

當戰戰則勝矣

孟子

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爲貴也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也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設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爲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又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其言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知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域不可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解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爲界欲牢圉又不在以山谿之爲險峻天下又不在以水澤之爲固圉又不在以城郭之爲堅固也

甲之爲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爲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未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天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

左傳魯閔公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是其文也○曰得乎立民而爲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註孟子雖
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
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來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
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
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
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註孟子

不悅王之欲使朝故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註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註孟子言我昨日病
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註王以
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
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

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子使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當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與以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冒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蕙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我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

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爾楚之君廉少也曾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三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世長民莫如德忠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註三者

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總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註四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

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註五

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臯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

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

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註 魏

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

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勸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

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
者乎註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
歟不生而朝見於齊王也註

孟子將朝王至而况不爲管仲者乎○正義曰

嘗言人君以曾子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苟爲
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見其人

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玉
欽是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
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
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
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者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答
王之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趨造而朝
見王以其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
也明日出弔問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弔或者不可乎者言孟子自辭王以爲疾不能造朝
之明日乃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子公
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之使以爲疾不能造朝而
今日以出弔問於東郭氏或者以爲不可出弔曰昔
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
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爲不可弔孟子於是往
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
有疾乃謂實有疾遂遣人問疾醫者來問其疾孟仲
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

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弟學於孟子者也孟仲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來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疾醫者曰昨日有王命來使孟子朝孟子辭之以其有采薪之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爲未曾至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請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迫於仲子之言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之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造河汨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矣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

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仁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爲不嘉美也其齊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教於王莫大乎此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此我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卽仁義之道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子召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亦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二國之富人爵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慊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之富豈爲不義然於曾子言是止於一道而言之也

於道而言之則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慊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拜而有焉耳此曾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以爲富貴也孟子所以敵之所以執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比齊王之有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爲富貴也而我猶曾子但以仁義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者達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爲之尊自鄉黨之間莫如以齒爲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爲之尊以其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爲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爲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輔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爲輔世長民之所尊齊王但有其爵而要可止以一而慢去其齒德二齒

管仲則不輕召而見之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云東郭氏齊大夫家卒之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氏齊大夫家者未詳其人註云齊大夫家也以理推之孟子之所

以吊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
何取而吊之○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
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
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注景丑氏齊大夫
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
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
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
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

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
時人謂之贐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
餽之予何爲不受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
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
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
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

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十人

矣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

心之所得爲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

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

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牧地以

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

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距心自知以不去

位爲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

孔

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

誦言也爲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也

疏

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罪也○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孟

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之否乎曰不持三者邑大夫答孟子以爲不持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饑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一千人矣此孟子首次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欲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能保衛其邑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能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奪爲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說此諷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主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爲求牧與芻草歟故以此諭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子

此比喻乃自知以至之爲都臣者臣知五入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入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已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禮云都鄙鄭註云鄙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原之屬在畿内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云彼君子今不素餐兮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餐

孟子謂姬畫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姬畫齊大夫靈丘

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蟻蠹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蟻蠹諫於王而不用

致爲臣而去王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爲

蟻蠹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王齊人論者譏

孟子爲蟻蠹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書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

王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

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

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

王

孟子謂蟻

綽然有餘裕哉○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籍道者優也孟子謂蟻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諫士師似也至未可以言歟者孟子謂齊大夫蟻蠹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爲王治獄之官以近王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蟻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

去者於是舐黿諫於王而王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之齊人曰所以爲舐黿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舐黿乃言曰孟子所以爲舐黿使之諫不納用而去之則善矣羨矣其所以自爲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爲舐黿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言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富守者不得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富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夫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爲我嘗聞之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責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哉綽裕皆寬裕也○正義曰舐黿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寵於民○正義曰舐黿於他經傳未詳其入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七師日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寵於民者今案其文云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

嘗爲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

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謁人有寵於齊

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驩與同使而行未嘗與

之言行事不顧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

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

何也孟子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

予何言哉孟子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旣自謂有

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諂於人

也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

已孟子流孟子爲卿於齊至予何言哉。正義曰此章書

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也孟子爲卿於齊出串

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因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

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因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

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因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

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因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

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因王驩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驩旦夕

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之文也

子註疏

上

子註疏解經卷第四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註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
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